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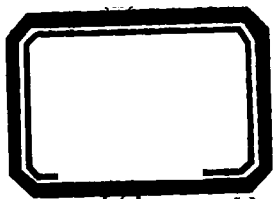
挑情烈火

情侠系列

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中岳武侠精品

情俠系列

烈火情挑

(下)

台灣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

一 傲笑江湖系列

霸海风云	霸海风云}合	5
傲啸山河	傲啸山河}合	
匣剑凝霜	匣剑凝霜}合	3
秘剑飞虹	秘剑飞虹}合	
绝代枭雄		2
红尘碧玉		1
逸凤引凰		1

二 独步武林系列

剑影寒		3
莽野龙翔	莽野龙翔}合	3
草野奇人	草野奇人}合	
大地龙腾	大地龙腾}合	3
剑海情涛	剑海情涛}合	3
血剑兰心	血剑兰心}合	

三 红粉佳人系列

剑垒情关	剑垒情关}合	3
故剑情深	故剑情深}合	
青锋惊雷	青锋惊雷}合	3
魔火情焰	魔火情焰}合	
八荒龙蛇	八荒龙蛇}合	3
四海游骑	四海游骑}合	
侠影红颜		3

四 行刺天下系列

情天炼狱	铁胆兰心}合	3
比翼情鸳	比翼情鸳}合	
天涯江湖路	天涯江湖路}合	3
亡魂客	亡魂客}合	
大刺客		3
剑底扬尘		3

五 独霸江湖系列

草莽芳华		3
龙骧奇士		3
幻剑情花	幻剑情花}合	3
情锁巫山	情锁巫山}合	
万丈豪情		3

六 亡命江湖系列

古剑仟情记		3
亡命之歌		3
锋镝情潮		3
剑啸荒原		3

七 豪侠系列

剑底情天	2
龙虎风云榜	2
湖海龙蛇	2
草莽英雄	2
矫燕雄鹰	2
魔剑惊龙	2

八 异侠系列

强龙过江	2
江汉屠龙	2
风云录	2
魅影魔踪	2
猛龙威凤	2
风尘岁月	2
风尘怪侠	3

九 痴侠系列

霹雳天网	2
血汉妖狐	2
草莽争雄	2
杀手春秋	2
火凤凰	2
京华魅影	2

十 仗剑天涯系列

莽原魔豹	2
霹雳刀剑情	2
四海鹰扬	2
蛟索缚龙	2
浊世情鸳	2
剑仗天涯	2

十一 怪侠系列

情剑京华	2
虎啸金陵	2
虎胆雄风	2
碧血江南	2
邪神传	2
刀气撼春情	2

十二 情侠系列

冷剑飞莺	2
湖海群英	2
乱世游龙	2
锋刃绮情	2
剑影迷情	2
烈火情挑	2
无情刀客有情天	2
虎踞龙蟠	1

目 录

第 九 章	各显神通	(315)
第 十 章	绝处逢生	(353)
第十一章	锋芒再现	(393)
第十二章	强龙过江	(433)
第十三章	自助人助	(473)
第十四章	迷离情海	(513)
第十五章	干柴烈火	(553)
第十六章	决战荒丘	(591)

第九章 各显神通

侠义道英雄，通常与白道人士走得很近，两者的关系十分微妙，是敌非敌，是友非友。平时称兄道弟，一旦有了利害冲突，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对头。

侠义道朋友以武犯禁，武断是非，一旦牵涉到刑案，就成了白道人士的追捕目标。白道人士以从事公门治安人员职业为主，武师镖客为次。执法是职掌，奉命捉拿犯人，哪管犯人是白是黑，是侠是魔？

侠义英雄闯道人间，为名为利的竞争也非常激烈；威麟堡与小隐山庄的纠纷，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一切借口都是表面文章，骨子里却是名利权势的竞争取代摆不平。威麟堡主失踪，根本与常北岳扯不上任何关系。公孙二少堡主前往小隐山庄骚扰示威，骨子里却是为取代武林四杰地位作初步打算。江湖四霸天的声望地位，毕竟比武林四杰差了一段距离，做四霸天当然没有荣升四杰光彩。

王副门主出现在北门外。北门的街市比城内繁荣，是真正的商业区，脏乱也比城内严重，牲口的臭味熏人欲呕，在大太阳下走动是苦差事，街上行人拥挤，贩夫走卒身上散发的汗臭味，也令人掩鼻。

经过街右的一处小巷口，他背着手形态悠闲像在逛街，看到小巷内钻出的一个鹑衣百结的老花子，国字脸庞严厉的线条柔了

许多，有淡淡的笑意。

“喂！王十二。”老花子嬉皮笑脸，说话时露出整齐尖利的牙齿，哪像个啃了六七十年窝窝头的老人：“有位漂亮的大闺女要见你，见是不见？”

“见又怎样，不见又怎样？”他笑问，瞥了小巷不远处的屋角一眼。

“见，一切好说话；不见，两败俱伤，两方都会后悔，够严重吧？”

“唔！有道理，很严重。好，我见她。”

“你不笨，谁都不想两败俱伤，死而后悔。好，你们谈，我到城隍庙找财神爷去也，回头见。”老花子脚下乱点，窜入人群向南走了。

小巷的屋角，踱出一位大户人家俏侍女打扮的曲线玲珑大姑娘，穿的是薄纱连身灰白连身裙，手中挽了一个小柳条篮，婀娜进入大街，向他嫣然一笑，并肩向北缓步前行。

“爷台真叫王十二？”女郎笑问。

街上人来人往，显得嘈杂，但还不至于影响他俩的谈话，声音放低些也可听得真切。

“咱们这种人，谁又没有几个假名呀？除非混得像个人样，有身份有地位。我姓王没错，姓不假。以排行为名，其实我没有十二个兄弟姐妹。王字拆开来是十二，王十二不是很响亮易记吗？请问小姐贵姓？”

“真巧，我姓黄，大肚黄，黄王本来是一家。”女郎的笑容好美好美，脸蛋五官本来就美得近乎艳：“我代表公孙家的人，郑重向你们道歉，他们的人操之过急，触犯了贵门的禁忌，情急浑忘一切，情有可原。”

“这么简单？”

“爷台大量，送贵门一份礼道歉，轻轻一抬手，我们就过去

了。王爷，放回我们的两个人，我感激不尽。”

漂亮的姑娘如果嘴巴能放甜些，可以轻易解决不少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困难问题。像风雷剑客那种人去和势强的人谈判，是谈不出什么好结果的，把事情搞得更糟的机会多至八九成，十之八九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
“你们是过江的强龙，欺人太甚呀！”王副门主的气消掉一大半，女郎的态度让他感到窝心。

“我郑重道歉哪！孰能无错？知错能改还来得及呀！其实我与公孙家的人无关，真不希望演变成正邪组合大决斗。他们的人把心一横，在这里兴风作浪，你们即使胜了，也不见得能成为光彩的胜家呀！”

“我知道分析利害，他们的嗓门比本门大。你既然与他们无关……”

“说是全无关，又不尽然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王副门主像和老朋友叙旧，敌意全消。

“他们要办的事对我有利，帮他们也等于帮我自己，没有他们出面，我成功的希望减少了许多。”

“你的事……”

“我要那个年轻人，神刀太保。”

“万事如此。你如果要这个人活，以后不可倚赖公孙家的人，他们志在杀死那个太保，下手凶狠阴毒。我们也要这两个人，敝门决不会让你们在旁渔人得利。放弃他吧！黄小姐，与敝门不利，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希望能拜会黄门主。”女郎不愿表示放弃：“我知道你们正在搜捕那两个人，可有眉目了？”

“人在轩辕丘失去踪迹，这两个人似乎会变化呢！还在搜寻，天快黑了，只好把人撤回，以后再说。你们的两个人，我可以做主释放。你说得对，本门的确不希望威麟堡的侠义英雄们，亮着

大嗓门在这里行侠行道，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。我另有要事，你自己回城去吧！”

“谢谢你啦，王爷。”女郎娇滴滴的嗓音又俏又甜：“再见。”

王副门主转身目送她的身影南行，袅袅娜娜好姿态足以令男人的心跳加快一倍。

“看清了吗？”他向靠过来的一名大汉说：“这个女人，有掀起风暴的才华，很可能是咱们的劲敌。要告诉我们的人小心她。”

“漂亮聪明的大姑娘，都有掀起风暴的才华。”大汉说：“咱们的门主，就是活榜样。”

女郎黄小姐是黄如玉，她和随从蔡勇夫妇，是在近午时分赶到的，在北关内的来宾老店投宿，两间上房相邻便于照料。

右邻房是与她们同时落店的两位女旅客，一个是年约半百的道姑，和一个年龄相若的村妇。两人的相貌并不出色，但身材窈窕，徐娘的风韵颇为引人遐思，之外并无特殊引人注意的条件，是令人忽略的平凡妇女，即使见面多次，也会忽略她们的存在。像黄如玉这种出色的美姑娘，会令人一见难忘，处处引人注目，不易隐起行踪。

在另一进的客院里，随后住进十余名男女旅客，不是一同落店的，打扮各有特色，流露在外的气势，在在皆表现出不是好惹的省油灯。尤其是其中几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，有一股令人心凜的气势，令人不敢和他们相对平视，被瞟一眼也会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似乎目光也可以杀人。她的确消息灵通，初来乍到，便把新郑所发生的故事弄清了，而且能迅速地了解，当地的城狐社鼠活动情形，准确地找到老花子和玄武门的高等人物搭上线，神通广大令人莫测高深。

返回自己的客房，女随从夏氏便跟人替她沏茶。

“他真的击败了玄武门不少超等杀手。”夏氏向她禀告：“而

且在玄武门大举出击围捕中，和妙剑轻易地脱出天罗地网。小姐，他的确是见小敌怯，见大敌勇的超级勇士，你如果真有意网罗他，可不能再把他看成懦夫了，他的确值得你争取做臂膀。见了他，得在他身上花些心计，挽回他的心……”

“不用你教我如何控制男人。”她有点得意：“只要我向他招招手，他就会低声下气向我赔不是，后悔他不该一声不响，就快马加鞭逃离青松寨的举动。我有把握即使不用不正当手段，也可以轻易地让他死心蹋地追随在我身边，你可以走着瞧。”

“你千万不要忽略了，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你那样当众羞辱他，他能毅然一走了之，表示他是个挑得起放得下的人。你如果再小看他，想挽回他的心不是容易的事。”夏氏婉言相劝，对她的自信不以为然。

“好啦好啦！”她开始换装，准备武器：“我们到轩辕丘，要抢先一步找到他，可不能让玄武门如意。我要和他并肩铲除这个为祸江湖的玄武门，这可是建立威望的大好机会，一举两得。把我的意思传出去，要快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准备。”夏氏不再多说，眼中有无可奈何的神情，忧心忡忡的神情写在脸上，转身出房脚下显得有点迟疑沉重。

主人如果自信心强，行事独断，身边的仆从不可能提出忠诚的建议。提也不会被接受，影响不了主人的决定，拂逆主人是大忌，忠诚度会受到质疑。

要铲除威震江湖的玄武门，这想法实在很疯狂。凭黄如玉在青松寨的表现，她连对付弥勒教几个人也力不从心，居然想铲除玄武门的大批超级杀手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

不久，三人踏上去轩辕丘的小径。

来宾老店往北走，商店零星十余家。再往北，便是直通郑州

的广阔大官道。这时，申牌将尽，北面来的旅客渐多，车马皆缓下来准备落店。

街口便是巍峨的十贤祠，平时祠门紧闭，来吊十贤的人寥寥无几，市民只拜寺庙的神佛。祠旁岔出一条村道，路通西北各乡村。中间经过轩辕丘，往来都是各乡村的民众，而罕见外地人走动，这时只能看到从县城返乡的乡民，外地人根本不可能在这条路走动。

黄如玉就是外地人，她内穿劲装，外面加了一件身黛绿绸淑女裳。在这里，高门豪第的子弟甚多，但却很少看到如此出色的淑女。在乡村道上走动，一看便知不是本地的名门淑女。

也许，她是有意招摇，有意引人注目，有意引她所希望见到的人出面打交道。

她希望与玄武门主见面的意思，已经向王副门主表白了。王副门主拒绝的态度并不坚决，让她揣摸以后的情势有否见面的可能。

以她的身份名头，哪配与玄武门的门主见面。按理，王副门主应该斥责她不自量的。

显然妙计奏效，走不了两里地，路旁一株牛腰粗的大杨下，出现五位出色的男女，远远地便可看出，是本城的特权人物。

五个人像是游客，懒散地分为三组低声谈笑，不时比手划脚。那两位穿绿衣裙侍女打扮的年轻女郎，嗓音十分悦耳，在主人面前似乎不怎么守侍女的本分，很可能是主人的爱婢。

她有点失望，不是她希望见到的人。

主人身材不怎么高，戴了名贵的眼罩面纱。男随从英俊雄伟，年轻侍女俏丽可人。只消瞥上一眼，就知道是本城的名门公子，而且年纪甚轻。

五个人都没佩带兵刃，所以不是她要见的人。

公子爷五人停止交谈，用好奇的目光，目迎她三人接近，片

刻便不再好奇，重新悠闲地低声谈笑自若。

她打扮得出色，而且年轻貌美，对方应该和她搭讪的。

接近至十步内，五个人毫无拦路与她搭讪的举动，仅有一位侍女目迎她三人接近，其他四人似乎忽略她的存在，无意与陌生人套交情。

终于越过五人所停留的大树，五个人视若无睹只顾互相低声谈笑自若，她的美貌也缺乏吸引力。

她完全失望了，不是她希望会见的人。

走了十余步，身后毫无动静，扭头回顾，五个人开始走动，有向县城走的迹象，与她的走向背道而驰，可能是游罢返城。

她忍不住了，突然转身往回走。

“诸位请留步。”她高叫，对方五个人正踏上返城的归途。

五人已到了路中，闻声止步缓缓转身。那位公子爷背着手，名门公子的气势相当强烈，特权人士与平民百姓打交道，通常保持高姿态神气得很。

一位侍女迎出三四步，主人是不会直接与陌生人打交道的，尤其与身份低的人打交道，按规矩皆由随从出面。

“你们有事吗？”侍女笑容可掬：“各位小姐好像不是本城的人呢！本城的小姐们没有人佩剑。”

“有事请教，这条路是否可到轩辕丘？”她的目光，紧盯着公子爷。但眼罩的织花虽然疏淡些，仍然看不清双目，只能隐约分辨眼的轮廓，当然无法看到眼神。

“不错，可通轩辕丘。”侍女热心地说：“很远呢！等你们走到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如果走不到，半路没有村落，有豺狼野狗出没，有白花蛇在路面吐丝咬人，十分危险。明天再来吧！轩辕丘没有可看的古迹，早已成了荒野啦！你们外地人只知按书寻迹，根本不知道世事沧桑天下是如何改变的，哪能看得到几千或几万年前古迹呀！”

“我们是去找人的。”

“哦！找什么人？”

“玄武门的人。”

“玄武门的人？你打听对人了。”侍女果然不让她失望：“我家公子爷，就是玄武门的四大护法之一。”

“哎呀！失敬失敬。”她欣喜欲狂，运气真好，俏甜的嗓音表示出她心中的愉快，笑容十分动人：“我姓黄，黄如玉，出道没几天，知道贵门一些轰动江湖的事迹。这次途经贵地，有朋友与贵门有些误会，我希望与贵门平心静气谈谈……”

“如果不平心静气，就使用你的剑谈。”公子爷接口，语音僵硬高傲：“本护法有相当大的权限，作得了主，有什么好谈的，你说。”

“有两个人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那是半个时辰以前的事。王副门主的一切承诺或意见，具有代表本门的权威性，他说释放你们的两个人，天黑之后立即放他们走，一言九鼎，不会改变。哦！你是威麟堡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不是威麟堡的人，其实早些天，我和他们还是仇敌呢！他们要对付神刀太保，认为他多管闲事，让他们损失了一些人，所以追到贵地来。我是神刀太保的朋友，不希望他与威麟堡，结仇太深，不希望威麟堡再损失人手，避免怪罪于他，因此希望贵门释放威麟堡的人，希望能利用威麟堡的人找出他的下落。听说贵门把他困在轩辕丘，我希望求见贵门主，请贵门放他一马，让我去找他劝他向贵门赔礼，与他远离疆界，从此回避贵门尊重贵门的威信。”

“你的话矛盾百出，你在玩什么阴谋诡计？”公子爷沉声说：“你这种帮助朋友的方式，未免太过匪夷所思了。你说了一大堆玄话，我还弄不清你们三方的人，到底谁是仇敌谁是朋友。”

“说来话长……”

“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威麟堡的两个人招了供。他们两人的确供出在小隐山庄时，你与神刀太保暗助常北岳的事，以及你临危出卖神刀太保的经过。神刀太保是否仍在轩辕丘，本门的人无法查出。你很勇敢，敢向本门的权威挑战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三天之内，任由你自由活动，算是我赏识你的一点心意。你去轩辕丘找他吧！那里有一座小村可以借宿，快走吧！天快黑了。”

“请问护法贵姓，可否赐示名号？”

“不必，你就把百家姓上第一姓称我赵护法好了。”

“赵护法，可否请你带我去？我第一次途经贵地，人生地不熟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赵护法一直不愿让她把话说完：“威麟堡人数众多，有明有暗。你也是。千万不要忽视本门的实力，山门附近有多少蛇鼠，什么事本门都一清二楚。我只容许你三个人自由活动，其他的人有任何对本门有害的举动，后果自负。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活动，好自为之。我有事，不可能带你去，你的要求超出常情之外，把我当白痴。你很美，天生媚骨，聪明过度，你迷惑不了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唔！不对，你身上所散发的香……”

她猛然疾冲而上，五指如钩贴身切入擒人，快极。

蓬然一声大震，罡风怒号，袖风像激荡的气旋。她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斜飞出三丈外，两记后空翻重重地坠落，几乎摔倒。

是被赵护法一袖拍飞的，早就察觉出她要出手擒人做人质的阴谋。

“我一言九鼎，不会追究你撒野的愚蠢举动。记住，你如果也用这种手段对付本门的人，他们有权用江湖手段对付你，你将觉得生不如死。快滚！”赵护法看出她并没被击伤，有点暗中心

惊，乘机警告她不要妄想玄武门其他的人身上下毒手。

用江湖手段处置，手段是十分惨毒的。女人的遭遇更糟，真的生不如死。黑道人士对付不上道的仇敌，必定凌虐至死手段残忍。如果双方按规矩玩命，就会干脆利落送仇敌上路，甚至会尊敬仇敌，这就是江湖道义。

她一咬银牙，恨恨地奔向轩辕丘。

她心中明白，对付不了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赵护法，那仓促间所发的一袖，威力万钧十分可怕，即使她手中有剑，也不可能抓住切入行致命一击的机会。

赵护法五个人，目送她三人离去不住冷笑。

岔入一条小径，进入榆树林，树后窜出笑吟吟的老花子，挟着打狗棍浑身汗水。

“确是三界神巫？”赵护法的嗓音完全不同了，女性的俏甜嗓音十分悦耳，掩藏在眼罩面纱内的面庞，可能流露出快乐而非阴森的神情。

“错不了，敢打赌吗？我四海怪丐如果走眼，哪能再在江湖叫字号？”老花子对赵护法的态度轻松无拘无束，可知不是玄武门的人：“她在城内转了一圈，不知是不是踩盘子探道。来意不明，你们得小心了。我盯了她老半天梢，真摸不清她逛街的用意何在。”

“那么，可以证实这个神通广大的神巫，不是这个叫黄如玉的怪女人同伴了。”赵护法说：“如果是，她应该跟在怪女人身后策应的，没有在城里逛的必要。那怪女人的武功修为确实难测高深，但还不足以独当一面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情势扑朔迷离，在事发之前，很难找出各方龙蛇之间的真正关系。这黄女人与威麟堡和神刀太保之间的关系，就令人莫测高深。幸好你们事先召集到充足的人手，不然恐

怕要声威扫地呢！”

“人手仍然不足。”赵护法叹了一口气：“自从上一批威麟堡的人经过之后，陆续有行踪诡秘的人经过，我们不得不调集人手严防意外，甚至停止做买卖候变。对付神刀太保两个人，我们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”

“你们实在没有对付神刀太保的必要，他是受害人。威麟堡的人十万火急追踪他，迫不及待骤然阻击，影响贵门威信的人是威麟堡而不是他。放弃吧！讲讲理好吗？”四海怪丐是江湖八怪之一，江湖的牛鬼蛇神都对他又怕又恨，算是位高辈尊的风尘怪人。丐的形象是装出来玩世的，其实并没在各地行乞。

“必须擒住他问清是非，按江湖规矩处理！不然如何向江湖朋友交待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四海怪丐怪笑。

“当然。好像没有人再跟踪那怪女人了，我要赶回轩辕丘。”赵护法答复简单，急急改变话题。

“还没搜出那两人的下落。”

“没有，真的很奇怪，似乎他们平白消失了。”

“不要去，夜间会出事的，要是神刀太保伤了你们的人出了人命，你们如何善后？能就此罢休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能对付得了弥勒教和黑龙帮的超级高手，对付你们应该可以胜负各半。他志在逃命，可能是逃避威麟堡的英雄们，不愿得罪你们另树强敌。困兽非常危险，逼急了，你们将损兵折将，划得来吗？”

“我只想捉住他看他怎么说，可没下令杀他。唔！夜间真不便搜寻，真该死，他一下子就摆布了我四个人，夜间的确更危险。我有事，一起回城，好吗？”

“哈哈！你有意调侃我老花子吗？走在你这名门贵公子身边，

我算什么呀？去你的！走也。”一声怪笑，老花子穿林而走。

碎土、野草、小树、石块……在隆然声中向下沉落。眼前一黑，不知人间何事，身躯快速向下堕，随同碎土杂物急堕四五丈，浑身被挤压得像要炸裂，身不由己只能拼命手脚并用挣扎，避免被埋在最下面，口鼻快要被泥沙所堵死。窒息的威胁极多严重。

两人互不相顾，也不知对方在何处。事发仓促生死关头，只能自求多福，为生命挣扎。

大自然的无穷威力，人是无法对抗的，在土石流的恐怖压力下，人渺小得成了土石流的一部分，只能随同泥土沙石向下倾泻，凭向生死挑战的激发潜能，手脚并用忍受痛楚，希望能保持在上方，不至被卷入底层遭到淹没的必死厄运。

幸好撞击的力道不怎么猛烈，因为碎石甚少，干碎的土块重量减低，毕竟不是含水所形成的土石流。他手脚用了全劲，在乌天黑地中，将身躯尽量保持在泥沙的上方，已忘却身上的痛苦，刹那便摔落在某一处地面，随泥沙向前翻滚流泻。

奇迹突然出现了，身后像巨浪般推送的力道，突然减弱，重量消失，不但停止向前推送，反而向后退移，出现古怪的后沉力。

他不知道泥沙找到了另一处出路，流入后面裂开的大地隙里，这一面所堆积的泥沙，也跟着转向泻落，响声也变了，表示另一危机光临。

不能被带着沉落，他手脚并用向前急爬。

“罗兄……”他狂叫，压下土石流的响声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右方不远处，传来妙剑的厉叫。

他不再自己逃命，冒险向右急爬，身下的泥沙，正快速地向后方沉落。